

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四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虢公敗戎

虢公敗戎于桑田

杜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

晉卜偃曰虢必亾矣

下陽不懼

杜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

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

其疾也

語精而狠

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杜為下五

年晉滅虢張本

魏禧曰按宣六年赤狐伐晉圍懷及邢邱晉侯欲伐

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殲也意與
此同

齊桓服楚

秋盟于貫

杜

宋地梁國蒙

服江黃也

江汝寧府信陽州確山縣黃汝寧府

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

杜

江黃楚與國也

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

三年秋會于陽穀

杜

今山東

謀伐楚也齊侯與蔡姬乘舟

於圓蕩公

杜

蔡姬齊侯夫人魚

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

怒歸之未絕之也

杜

蔡姬齊侯夫人魚

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

侵蔡

按經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蔡潰

蔡自北杏一與中國而棄華

遂伐楚

凌雅隆云按蔡

黨楚潰蔡者先拔楚之黨也

遂伐楚

當楚之衝華夸

之門戶也齊欲攘楚而不得蔡無以入其境然蔡為楚

所偏招之必不肯至故假蔡姬之故大合諸侯出其不

上齊桓公

意以先侵蔡而即伐楚以繼之侵蔡者奇兵也伐楚者正兵也此桓公之善於用兵也 楚子使與

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杜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林北杜相

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北杜相誘亦不相及喻齊楚遠

不相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杜

大保召 命我先君犬公曰召公傳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公爽 命我先君犬公曰王命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杜五等諸侯九州之 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

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杜穆陵無棣皆

界林服皮以為太公受封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

竟非也蓋言其征伐所至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

以縮酒杜束茅而灌之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

以縮酒杜束茅而灌之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

以縮酒杜束茅而灌之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

人是問

杜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呂東萊云

伐楚之役苟直指其不共職貢而討之楚必知罪乃求

昭王不復之事以大吾出師之名抑不知膠舟之禍年

逾數百茫昧不可致楚安肯受對曰貢之不寡君之

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對曰貢之不寡君之

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杜昭王時

故不師進次于陘也陘楚語云先君蚡冒之所以服陘隰

受罪師進次于陘也陘必為楚之要地故齊以諸侯之

師進而據之○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杜屈完楚大夫

今河南鄆城縣南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

弱師退次于召陵杜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

完乘而觀之杜乘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

與不穀同好何如杜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已乃尋先君

左傳經世鈔卷四齊報楚二

不殺諸侯謙辭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

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

克魏禮云此與問昭王南征句同病一是尋大題目而

居大自張要語在筋節處使他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

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杜

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境上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

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方城今河南裕州

雖衆無所用之守語未敢與齊一語較勝負矣屈完及

諸侯盟

胡安國曰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

與焉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俱四年夏事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四年秋事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末言者善是謀也○禧按江黃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者則必江黃服

而後伐楚所以困楚亦所以固齊也

真德秀曰齊不責楚之僭王而顧責以不必責何哉
蓋齊之內失德而外失義者多矣我以大惡責之彼
必斥吾之惡以對豈不為諸侯羞故舍其所當責而
及其不必責庶幾楚人不盡力以抗我而亦可以不
勞而成功矣

趙鵬飛曰齊桓五霸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諸
侯未和伐宋以為鄆之會伐鄭而為幽之盟諸侯無
二矣而後伐戎伐徐戎徐率服則救鄭以示威於南

伐山戎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邢之危衛滅而齊封之杞滅而齊城之內之諸侯一德事齊可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黃以犄楚之後取舒庸以折楚之臂然後興次陘之役成召陵之功則攘戎狄之功成矣家鉉翁曰齊宋同盟已久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黃至而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黃今年會江黃皆為楚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黃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背受敵有不戰戰必勝矣

魏禧曰楚亦無有大於僭王之罪者但責以僭王必

須其去王號事大且長而不能決故薄責之使易收
拾耳

謝文淳曰諸侯僭王號楚實首之又久為中國患強
大莫制齊桓欲霸中國而不能服楚則何以立威然
事屬重大故經營有年而臨事斟酌不敢一步造次
見楚未迎敵稍來觀望即乘機求盟輕便結局雖未
嘗纖毫損楚而齊威則甚張矣可見戎狄驕橫為中
國者稍得大體即是勝著倘欲求全則未可必得而
至於輕殘民命喪威損勢反使其益張此管仲識

時達變知彼知己長於謀國者也城濮之敗固晉才之多然亦子玉之驕有以致之使如屈完之持重則晉亦安能得志哉

彭家屏曰楚僭王號憑陵小國前此無敢問其罪者桓公赫然一怒以諸侯之師聲其罪而討之使當時東南半壁凜凜頓有生氣真盛舉也然進次於陘退盟於召陵所不深入而決戰者本求服之非求勝之也詩稱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召陵之役其庶幾焉○晉楚爭霸大戰者數矣城濮之役晉勝楚邲之役楚

勝晉鄢陵之役晉又勝楚互有勝負楚真勍敵也然
二國爭霸民則何辜而使之血膏鋒鏑骨暴疆場哉
名陵之師楚服而退其用師也猶有王者之遺意焉
蓋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可已而不已是黷
兵也黷兵是殘民也豈仁人所忍言乎此齊桓管仲
之規模非晉之君臣所能及也或者不察謂其畏楚
之強潦草結局其所見亦疎矣

晉殺申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

筮卜筮原是了故事耳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物生而後

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丘維屏曰

龜憑灼灼近自然數憑分分稍屬意爲之以此爲長短

且其繇直救切曰專之渝攘公之鞫杜繇卜兆辭渝變也

專寵之變必將奪公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林薰香草譬申

之所美益指申生生之徒藉臭草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凌氏云中大夫二五之徒舊註以爲里克非

姬謂犬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杜齊姜犬子母言求食犬子祭

于曲沃丘維屏曰凡讒忌之來絕無端倪惟守禮或足

之讒口乎當時六日毒胙使獻公苟明猶謂可辨如祭

則加以咒詛益以巫蠱厭勝諸說申生雖欲有辭於獻

公安可得乎甚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

矣申生之愚也而獻之杜胙祭之酒肉毒酒經宿公祭之地地墳

食自外來不可不試故令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公祭毒酒至地地為墳起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姬泣曰賊由犬子犬子奔新城曲沃○外傳云原款教

城而不遮受死則死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犬子子辭

為原款教之無疑林以六日君必辯焉犬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

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或為過矣此曰子其

行乎。夫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

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

哀哉

遂。譜二公子曰：皆知之。

急急

下手○譜申生如此難而譜二公子如此易所謂破竹之勢也

重耳奔蒲，夸吾奔屈。杜

在朝

魏禧曰：申生出奔，則獻公歿後反國而羣情服不至。

骨肉殘賊禍延數世矣。然則羣公子之冤，何由發乎？

故知申生之孝，天為之也。天欲禍敗人家國，以償其

祖父之惡，有生不肖子孫以報之者，有生賢子孫以

報之者。徐勣附和，高宗廢皇后而立武氏，卒以武氏

滅其族使勳不生敬業之忠徐氏豈得滅哉嗚呼身
為惡逆覆宗絕祀而徒成子孫之令名亦足悲矣為
人祖父者其亦慎所貽謀哉

魏禮曰獻公之所欲殺者夸吾重耳輩也欲全者奚
齊卓子也卒之奚齊卓子皆見殺夸吾得國今終重
耳身為伯主傳之子孫安在其欲全者全而殺者殺
乎祖父之於子孫徇其偏私亦自枉作小人況能施
之他人耶

彭家屏曰父子之間骨肉至親非有積怨深仇必不

可忍而史書殺子者徃徃行之最決畧不需時者抑何哉大都以位為利也以為大利則虞人奪之故讒人之言甫入而冢子之首已殊惟恐少遲則速禍不斷則失幾利之見明害之見益明也然申生之事與漢戾太子晉懷太子唐太子瑛之事不同蓋彼無以自明與勢不能自明而此則尚有可以自明之道也昨納公宮已隔六日傳受有人收貯有所以此致辨雖甚惛惑不能無疑况獻公殺太子之傳而不及申生是殺子之心猶未遽決為申生者使痛哭流涕抱

親之膝吮親之乳以自明其無他安在其不悟哉而
申生不爲者揔以君安驪姬不欲傷親之心也自明
則姬必有罪而親心傷矣觀其告狐突之言至誠懇
惻必不忘君其心至苦其道曲盡未可以小杖則受
大杖則走之說一類而律之也或者不察援瞽瞍殺
舜之事以爲舜終不可得而殺所以爲大孝而咎申
生之不去是殆不然人子得罪于親安所逃歟而逃
之是實其罪也將何以自明故曰無所逃而待烹申
生其恭也經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專罪晉侯也聖

人早有以斷斯獄矣魏氏以趨避之見恣一隅之說
謂申生之歿爲過其言爲謬豈知申生之用心者哉

晉滅虞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夫虞大諫曰：虢虞之表。

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

再乎？杜為二年假陽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

虢之謂也。杜輔頰輔車牙車林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

可。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犬王之昭

也。林大王於周為穆穆生昭故大王之子為昭。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

叔，王季之穆也。林王季於周為昭昭生為文王卿士，勳

在王室，藏於盟府。杜司盟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

言事明簡
透切可為
表疏之法

晉滅虞

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
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

神必據我。

此等語庸昏可殺

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

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

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

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

馨香。神其吐之乎。

神據我之語何必深辨只應如此說

弗聽。許晉使宮之

奇。以其族行。

此時空去矣宮之奇可謂忠臣可謂智士

曰。虞不臘矣。

林臘歲終祭衆

神之名言虞不及臘祭之期○昔人謂傳中有虞不臘及秦庶長語遂斷爲秦以後之書此却未確緣後人只

看秦紀耳安知庶長之官不設於秦初而周時列在此
國亦有臘祭耶既其詞旨自是戰國以前文字
行也晉不更舉矣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
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妙在首次壁馬假道一
毫動虞則宮之奇
之言不驗而虞公益驕且昏
故後一舉而滅之尤易也
媵秦穆姬媵以屈辱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
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彭家屏曰禮為人臣之禮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宮之
奇屢諫不納而挈族以行可謂知所處矣

夸吾奔梁

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夸。吾不能守盟而行。杜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校

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按五年獻公使寺人披

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

而走披斬其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林嫌與重

祛遂出奔狄。○一棲不如之梁。今韓城縣南二耳同謀相

隨是負罪也。○一棲不如之梁。今韓城縣南二耳同謀相

不兩雄此芮託辭耳。不如之梁。今韓城縣南二耳同謀相

而幸焉。乃之梁。杜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九年晉

卻芮使夸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

而能民土於何有。沛公爵賞擦漫全是識得此意世之

金救禍而不足哀哉。○若明文皇之棄朶頰三衛則又

非○黃建云石敬瑭以燕雲十六州賂契丹亦本此而

非○黃建云石敬瑭以燕雲十六州賂契丹亦本此而

得夫有大焉後為契丹所殘事亦類此

從之齊隰朋

杜齊大夫

帥師會秦師納

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亾人無黨

有黨必有讎

杜言夸吾無黨無讎易出易入以微勸秦林出奔在外故言亾人

夸吾弱

不好弄能鬪不過

杜弱幼也弄戲也不過有節制

長亦不改不識其他

卻芮語稱說惠公太過反以致秦人之議故知稱君父處亦須傍本分一邊正是彌謫全譽之法若鍾儀之論共王得其道矣○彭士望云公謂公孫枝杜秦大夫曰果如此亦無益君國遠謨

夸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

杜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

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

杜僭過差

賊傷害皆忌克也

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

杜林不識

則無好惡不僭。今其言多忌克。林夸吾之言多猜疑好。賊則不忌克。在心却每於言。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上見得言亦不可不慎。克者本以求克而反不能克，余嘗謂人事事好勝必。不能取勝於人，夫忌則不能克，謙尊而光，旨哉言乎。是吾利也。為人利語耐十思

孔之達曰：按晉遠於狄而近梁，夸吾奔梁以託於秦，即有入國之勢，大抵文公從者如狐、趙等謀畧皆不及子金、卻芮，觀其出奔於狄，又無大援，便不濟事。當時夸吾在秦，其交已淡，獨有齊桓可託，使能結齊以爲外援，而又有里克、平鄭爲之內主，則隰朋之師不

在夸吾而在重耳豈待十九年哉介之推謂天實置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此平心之論非激也
○禧按獻公卒秦欲納重耳重耳不從乃納夸吾重耳諸人不遽反國又別有見

邱維寧曰秦伯問公子誰恃芮奚不曰恃大國及晉之臣民若曰里克平鄭初欲納重耳今曷恃則曰重耳辭今納夸吾順也舍是不言而曰亡人無黨云云蓋由其心之欲克重耳忌里平而姑為之辭以自掩猶之埋金者而立標於地曰此處無金也故子桑謂

其言多忌克世之以美言市人而人早已識其惡者
蓋徃徃然矣

鄭殺申侯

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

憚於病。

林言心既不能自強，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八字何畏難於卑弱之病。

昭厲以後之鄭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

所由來矣。

林我知其禍之所從來。

姑少待我。

杜欲以對曰：朝不及

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

譖也。

杜濤塗譖在五年。

初，申侯申出也。

申今南陽府附郭南陽縣。

有寵於楚

文王。文王將歿，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

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

杜謂嗣君也。

女必不免。我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杜政

狹法

峻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申侯殆抑宗元所謂禮

之鼠以飽食無禍為可

恆者也子文聞其歿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如君。弗可改也已。

凌稚隆曰。按申侯本由楚而仕鄭。其於鄭之從楚。蓋必與有謀焉。以故鄭伯用濤塗之譖。遂暴其罪。以告齊。此亦理之宜有者。若鄭伯但以濤塗譖之之故。則申侯蓋嘗忠於齊者。鄭即駕言以殺適。以激齊之怒。爾何得為說。

魏禧曰楚文知申侯之貪而不能裁其欲但教以適
大國是速其死也豈為君之道哉然猶愈於後世之
不知其臣者若唐明皇於李林甫德宗於盧杞則其
禍烈矣

邱維屏曰私寵處其明如此故知人主知惡易絕寵
難且楚文說其惡如此更不說其可寵處何在足知
當日所寵必有嗜痂之癖說不得處在

齊桓公辭鄭子華

秋盟于甯母

杜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

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

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

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杜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

之物。丘維屏曰。齊伯政經營俱在大體處。晉文則遠不及此。孔子正誦之論所從出也。鄭伯使大

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

違君命。

杜三族鄭大夫

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

林成平也

內臣比齊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

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

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

杜守君命共時事

達此二者姦莫大焉

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

杜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從之

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

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

之杜總將領也子華奸父命即罪人

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

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

無國不記

四字

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

也杜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

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

爲天子而求介於大國

杜介也

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

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
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魏禧曰按僖三十年鄭公子蘭既奔晉從晉伐鄭請
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
爲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合子華子蘭二子觀
之真所謂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枉費作小人矣朱
齡石不肯攻桓氏徐世勳不負李密徐晦不負楊臨
賀每每爲怨家所賢而世之反覆小人必欲殺故主
蔑舊恩以求新寵者接踵於世禍福別自有在徒欲

遺臭萬年耳謂之下愚豈不信哉○桓公辭子華晉
文使子蘭待命于東伯主義畧如此若庸主苟且貪
得則必樂子華之叛而惡子蘭之貳矣○每讀史載
人主於臣下之言連書數不聽字則知其禍至矣不
亡國則敗事也連書數從之字則知其福至矣不强
大則治安也管仲言簡書則齊人救邢言禮德則齊
侯脩禮言子華則齊侯辭焉言聽計從桓公之霸不
亦宜哉

子魚讓國

宋公疾。大子茲父甫固請曰：自夸長且仁，君其立之。杜

父襄公也。目夸杜茲父庶兄子魚。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

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林立庶遂走而退。

魏禧曰：由襄公平生推之，則固請立子魚者特偽以邀名耳。宋襄之讓，王莽之謙也。若子魚不辭，便當發殺機矣。公羊載楚執襄公時情事，益見

只四語懸切，體情理俱至。

齊桓拜胙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主使宰孔

杜宰孔宰周公也宰官孔

名賜齊侯胙

杜襄王尊之比二王後

曰天子有事於文武

杜祭使

孔賜伯舅胙

杜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

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

命

漢書讀廢昌邑詔序法似祖此

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

級

杜林等也

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

杜之氏反

尺杜言天鑿察不遠成

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

小白

杜齊侯名

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

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孫應鰲曰天子優臣諸侯謹禮使者從容將命俱可

左傳經世鈔

卷四

五

見之

荀息不食言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

杜晉大夫

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

之徒作亂

杜申生重耳
夸吾之黨

初獻公使荀息

晉大夫

傅奚齊公

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杜言其幼賤
與諸子縣藐

辱在大夫其若之

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

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

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林送往而
死者謂獻

杜公事居而生者謂奚齊
送死事生兩無疑恨

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

三怨將作

杜三公
子之徒

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

里克曰無益也。彭士望云二字是千古趨避人口實荀叔息荀曰吾與先君

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林能欲其言之可復而愛其身之歟

乎。○一語可。雖無益也將焉辟之。只拚一歎此外毫不為守信之的。能有所經畫。彭云

二語是千古忠臣本領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

人已乎。林我欲無二心於奚齊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

齊于次。喪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歿之。人曰

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

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歿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

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司馬光曰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
荀息為國正卿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
以歿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歿之前而不
可救於已歿之後也

穆文熙曰荀息之立奚齊猶有君命既已見殺何又
擅立卓子以大逆人情乎歿不足惜矣

魏禧曰荀息本智謀之士何至此時一籌莫展只辦
一歿乎蓋舉國人心不順雖有智謀無可施也荀息
始雖不正一歿尚可取固是子路豫讓一流人余詠

史詩曰子路歿臺下稽紹歿車側歿未為不義其失
在初服若使紹且奔忠孝兩無得噫是可論荀息矣
邱維屏曰寫荀息之歿甚平處是左傳文字身分亦
是與荀息身分相稱處

彭家屏曰晉獻殺犬子立奚齊所以為嬖子謀者至
矣而所愛之子均不免於殺何也犬子國之根本國
本既易窺伺者衆故其亂三世國幾危矣後世晉廢
犬子適而亂中原隋廢犬子勇而亡天下骨肉之間
愛憎之際可弗慎歟

惠公殺里克

晉侯

惠

公殺里克以說

以說即下謂之云云杜云自解說不篡非是

杜

將殺里克

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

林謂殺奚齊卓子及荀息也

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

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劔而死于是

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杜平鄭里克黨

魏禧曰惠公以弑二君殺里克克盍對曰驪姬亂晉

幾滅晉宗諸公子流徙道路奚卓非君乃晉仇也臣之殺之將使諸公子反而靖國而君乃爲驪姬報仇

乎如此惠公必悟不悟而克之舉無弑名矣乃曰不
有廢也君何以興徒以樹私恩為言益甚惠公之疑
矣

邱維寧曰此亦為里克自處當如是耳若惠公則諗
知里克依違中立即如此言亦恐不免至謂克之舉
無弑名是又不然奚齊之立君父之命也克不能爭
於獻公之時既君奚齊而又殺之其非弑乎使後可
以一二言而免惡名則小人之計得矣春秋之法尤
嚴誅意聖人隱惡而特惡似是以誤天下來世故不

得不明著其罪不然武仲卑辭請後又何以不免要君之惡名耶

孔之達曰按里克平鄭欲納文公其謀必多出於平鄭蓋鄭知過於克克特一無主張之人觀其聽優施之歌而杜門不出及惠公賂已又許之可見是故呂卻欲誅納重耳者不忌克而忌鄭故使鄭聘于秦以去克之謀主鄭去而克可殺矣克既殺則鄭等在所必除雖無使秦召三子之謀呂芮亦必殺之蓋勢不兩立也

晉惠公改葬共世子

晉侯改葬共

恭

犬子。秋，狐突適下國。

杜

曲沃

遇犬子。犬

子使登僕。

杜

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

新

而告之曰：夸吾

無禮。

杜

夸吾為申生改葬加謚而曰

余得請於帝矣。

杜

罰夸

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

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

圖之。

杜

因怒夸吾而濫及其民是失刑

君曰：諾。吾將復

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

杜

因巫

許之。遂

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杜
韓地

獨敬惠公故曰罰有罪明不復以晉昇秦夸吾忌克多
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謚申生猶忿傳言鬼神所馮有
信時而

魏禧曰外傳云夸吾以犬子之禮改葬申生而曰臭
達於外是則改葬者夸吾之厚意而臭達於外其不
幸耳犬子乃曰夸吾無禮是知得不足以償失也故
曰葬者藏也藏也者使人之不得見也世之以棺衾
簡陋而易殮以風水弗利而遷葬者可以觀矣

謝文洊曰此當是狐突以術卜知有敗韓之事遂託
言以恐惠公耳不然即敗韓之兆所謂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也若上帝爲鬼報私怨是其明不及狐突而
又可以改請則上帝之禍福人一惟鬼是從矣且共
世子生不忍違父而就死寧肯覆宗社以求祀於
秦乎秦伯曰惟晉之妖夢是踐凡此等事皆一斷歸
於妖妖由人興有道之世又焉有此

彭家屏曰按檀弓申生將死使人辭狐突曰君老子
少國家多難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
拜稽首乃卒是申生瀕死之頃猶拳拳以國家宗社
爲念也死而有知安肯以晉卑秦請于上帝乎若其

無知則亦寂矣烏能請也此特附會夢感之事師巫
之言左氏信之以加共世子弗倫矣昔人稱太史公
好奇左氏實基之焉

仲孫湫聘于周

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必言于帶何耶事畢。亦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主怒未息。其十年乎？亦十年主弗召也。

魏禧曰：仲孫湫古大臣也，使之覘魯而曰未可取，使言子帶而終事不言，蓋因亂取國，反不為天子誅亂人而再三請復，皆桓公極損伯業之事，是以必不肯為。又妙不肯取魯，却託辭于魯秉周禮，不言子帶，却託辭于王怒未息，持之有故，而言之可從，所謂納約。

自牖曲引其君於當道者也不然桓公慶父疊弑君
親文姜哀姜恣行淫逆周禮何存而魯喪亂無君取
之若拾芥有何不可動至王方恃齊為命戎且平矣
豈子帶遂至不敢言耶

晉敗于韓

冬晉荐饑

杜荐重也

禾皆不熟

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

林

公孫枝

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

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

凡善算把穩人必立於無弊之地任敵人從違我皆

有利益處崔祐甫處李正已獻錢事亦正如此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數語是王平鄭之

子豹在秦請伐晉杜欲乘其機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

何罪二語有王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杜

秦國都絳命之曰汎舟之役杜從渭水十四年冬秦饑

晉國都左傳經世鈔語卷四敗韓

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

杜晉大夫

曰：背施無親。幸災不

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

之不存，毛將安傅？

杜虢射患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為怨已深。雖

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諺云：外甥似舅。信哉。

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

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

寇。謂下一寇字可。謂全無人理。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

近猶讐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謝文府云：慶鄭之言。

一節痛切。二節以虢射之冥悍橫格於中。亦國之不幸矣。慶鄭此時去便是明哲。晉侯之入也

秦穆姬屬賈君焉。

杜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林託於惠公使善視。

之且曰盡納羣公子。

杜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足

見穆姬之賢

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

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

林既入國而殺里平等

賂秦伯以

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

林河

南也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華山在今華陰縣西南解梁今山西解州既而不與晉饑秦

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十五年卜徒父筮之

吉。

杜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

涉河侯車

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

上蠱 巽下艮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

君也

杜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

喻晉惠公

其象未聞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杜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吳為風秦象艮為

山晉

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

杜周九月夏之

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

實落材亡不敗何

待三敗及韓

林晉侯車三壞秦師進至韓地○韓原今陝西韓城縣南

晉侯謂慶鄭

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

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

杜鄭所獻馬名小駟

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

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

慶鄭尚爾志教不以弗使為嫌

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謂與人變易人

也。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杜狡戾也。欲東而馬反西。

狡憤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

而內實乾竭。○鍾惺云。微于論馬奇奧。似內經。○謝文

游云。造就人才。訓練士卒。皆可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

自此悟去。數語形容。假勇最盡。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

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杜晉大夫視師。

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其資。杜

謂杜奔梁。入用其寵。杜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

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九女

反杜快也。言辟

秦則使快來。

况國乎。

應得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

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語可恨秦伯使

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

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妙詞甚婉，遜却十分揶揄，取笑

然晉惠一向背恩喪義之罪，毛髮俱寫出矣。詞令之妙如此。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

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澤而止。杜澤泥也，還便旋也。

公號慶鄭。慶鄭曰：愼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

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五嫁秦伯將止之。杜輅

止獲鄭以救公，誤之。林慶鄭不知其將獲秦伯，呼使救也。

爲肯出頭之人，若用爲右，即成右矣。然已雖一遂失秦時憤言而去，猶呼韓簡救公，此人畢竟可惜。

伯秦獲晉侯以歸公溥而止則救公是實事但以失秦

公也今人將秦獲晉侯向緊連上二句讀并以獲晉侯

為誤救公之罪非也○為韓簡者此時只當獲秦伯而

不當還救公嗾秦伯救公往復之間恐致兩失不知并

力獲秦伯則彼雖獲公可以相當知武子所謂不以人

子吾子其可得乎人於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杜反首

急迫時最要見得穩

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林以示憂感○秦伯使辭

惠公亦能得此于臣乎是必卻芮諸人也

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

夢是踐借以豈敢以至杜狐突不寐而與神言謂晉大

夫三拜稽首曰妙急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

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犬子

瑩

於耕反

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

杜

瑩康公名弘其

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

登臺而薦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履薪

疑是藉薪於臺履於其上將以自焚註履柴乃通使以

似未是既抗絕之則臺必高矣豈薦薪可上下耶使以

免問服衰經逆杜免衰經遭喪之服令人服且告曰

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

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歿夕以入則朝以歿鍾惺曰絕似

語唯君裁之彭士望云穆姬本怨夸吾至是却又激烈

惡媿姊乃舍諸靈臺林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

實多天降災此下四十七字檢古本皆大夫請以入夫請執

無晁杜註亦不得有是後人加也

晉侯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林夫人或自殺

是以喪歸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

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

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杜公子縶

秦大夫恐惠公歸復相聚為惡子桑曰歸之而質其犬子必得大成晉

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此說亦善然殺之而納文公未為不可且史

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

乃許晉平穆公之賢如此

陰飴甥謀復晉侯

晉侯使卻乞

晉大夫

告瑕呂飴甥

杜即呂甥姓瑕

名飴甥字子金

且召

謝文海曰晉侯作崩

剛漢極矣平日不行

只心必矣一有仁言

衆從感哭丁見民心

易感只是上人不以為念

命賞且告之曰

先賞後告

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

杜貳

代也國惠公

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

杜分公田之稅

應入公者爰之

于所賞

呂甥曰

從旁贊妙

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患之至

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

杜賦征

繕治也

孺諸侯聞之

喪君有君

四字近為宋子魚

羣臣

達為于忠肅模本

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

於是乎作州兵。

杜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籍甲兵○作爰田妙矣作州

兵尤妙宋紹興間則以為觸敵之忌矣

十月晉陰飴甥

杜即呂甥會秦伯

文府曰念

語歸之小

人以示威

厚語歸之

君子以求

情兩頭立

說妙有至

盟于王城。秦地西周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一個征繕作兩解妙既不白必報德有歿無二。以此不。失情實又以解秦之疑。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起不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杜毒謂三君。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

彭士望曰

土木之難

陽公善使
也先有如
計解令

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
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
心也。是實語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却得子金解命力

魏禧曰。如此辭令。真無一字不妙。無一著不老。靠圓
密。春秋時。祖此者甚多。此不特千古辭命之祖。亦千
古處難濟變之師也。拜服拜服。○子金才略不在狐
偃下。特所遇非主耳。吾嘗疑惠公反國。後種種背謬。
以至敗執。此時子金等何在。而不聞出一言諫諍。何
也。意惠公忌克。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復國之後。棄

子金等不用故子金之策前後止見於患難之時耶
抑豈子金智謀之士優於處變而於制治保邦之大
計顧未之知耶

謝文游曰收民心立儲貳益甲兵先固根本使敵國
知我不可動且隱然有可戰之勢然後許平可決此
呂甥實實經濟不徒靠辭令之妙

彭家屏曰茅鹿門謂秦穆之歸晉惠自有主見不關
子金口舌是也當始獲晉君之際穆公已明言重怒
難犯背天不祥必歸晉君故一聞子金之言而即應

之曰是吾心也穆公之賢其心跡豈不彰明較著哉
然子金竭忠効智尊尊謀國輔孺子作州兵安撫國
人屹然自立而詞令之善又有以動之使秦穆有不
得不從之勢是亦返君之一助也其功亦胡可沒歟

晉惠公殺慶鄭

蛾。蟻。析。杜晉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
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
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
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真王者○秦伯且吾聞唐叔。杜
始封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
焉。以待能者。真明於是秦始征晉河東。杜征賦晉。置官
所賂邑。

司焉。

魏禧曰。鄭雖有誤君之罪。却正是能效義之臣。觀其

閉糴時三次力諫卜右不從又力諫小駟至惠公拒韓簡之諫本心盡亾事勢全昧鄭必聞之詳矣陷於溇而號之鄭一吐憤懣不能自制始去而不顧然頃之猶呼韓簡救公聞惠入而坐以待殺其人本末如此只錯中間一節耳吾甚悲之惜之也慶鄭誤君李陵降匈奴皆是千古好人最傷心事而鄭猶多陵之一歿為君父者於有罪之臣子最不可不曲諒情事以全賢者而為臣子者尤當抑情思義不可逞一時之客氣墮終身之忠孝敗君國之大事貽萬古之惡

名受身家之戮辱也○先軫以不顧而唾死于翟慶
鄭以憤言誤君坐待誅此等皆是最有血性人惜平
日無學問好任氣遂蹉跎至此耳每一念及使我通
身汗下○按晉敗韓復晉侯殺慶鄭三事傳文本相
聯綴今分為三篇者欲使各篇精神特出以便學者
著眼著手耳

震夸伯之廟

震夸伯之廟

杜氏

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夸

罪之也於是展

氏有隱慝焉

杜氏

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

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遠

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通助教唯此為疾

魏禧曰經於九月書己卯晦震夸伯之廟公穀以為

晝日晦冥胡氏曰不曰夸伯之廟震而曰震夸伯之

廟者天應之也按周九月今七月也當秋時雷應微

潛而震廟且晝晦其變大矣聖人特書之邱明傳以

展氏有隱慝發天人相與之故顯聖人垂戒之心可

謂淡切著明矣由是觀之則凡爲惡於冥冥欺人於昭昭行濁言清掩過飾非以欺世盜名之人縱能逃王法混清議而為天地鬼神之所誅理不誣也後儒信理而不信神獨以雷霆為陰陽激薄之氣所以能擊人者觸之者歿非真有神主而擊之也然則震夸伯廟不過如山崩壞屋又非國之宗廟亦常事耳聖人何為特書哉夫雷之所以為雷固陰陽激薄之氣然氣至而神生焉山之質土耳川之質水耳積土積水則必有神主之今夫水氣積而生蟲魚人氣積而

生蟣蝨氣之所至形以成焉况雷霆山川乃天地大氣所積而顧不能生神哉從古聖人言鬼神之際如見如響獨後儒不信專一言理意恐開人心之感而不知人據所見以合之其疑惑愈甚也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神曰不語則其有神明矣若謂神怪不足信則力亂亦無是事耶或曰然則人之歿於雷者一皆雷神擊之乎曰有無意觸氣而歿者有有意擊之而歿者如人有好酒色以致歿亦有保身而氣盡命絕以歿凡禍福報應鬼神妖祥之事皆當作三說

左傳經世鈔

卷四 震誇伯二

四

觀則豁然無窒礙矣

齊桓公卒立孝公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

徐今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

蔡姬皆無

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林姜媵之得嬖寵如夫人

禮秩者六人。○此未有不亂者。

長衛姬生武孟。

杜公子無虧

少衛姬生惠

公。元子

鄭姬生孝公。

昭公子

葛嬴生昭公。

歸德府寧陵縣公子潘。○葛今

北十五里有葛城

密姬生懿公。

開封府禹州密縣公子商人。○密今

宋華子生公

子雍。

華氏之女子姓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

已有

子而立之。乃須屬於宋公何哉。然則桓公知五公子之亂明矣。豈惟桓公管仲知之明矣。知之而不一為之所徒屬外諸侯，以自固。若時勢危亂，無可如何者。桓公首伯管仲天下才而潦倒昏曠，若此，真所不解。雍巫

彭望云
二國字妙

杜雍人名
巫即易牙

有寵于衛共姬

長衛姬

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

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

杜

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
請立武孟○既屬孝公於宋又

許立武孟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管仲在尚

冬十月乙

亥齊桓公卒

杜

此言齊桓公不能脩身齊
家以至身歿國亂為天下笑

易牙公與寺

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

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杜

六十七日乃殯○桓公之十八
殯尸蟲出戶姑姊妹之報也

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

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杜

無虧已歿夏五
月宋敗齊師于麇

杜

齊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齊人將立孝公而與宋戰者欲兵敗於宋以張宋之威而憚四公子故孝公得立而無患故曰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此齊人之謀也或曰齊人不願戰而四公子之徒挾之

魏禧曰竊按漢書地理志稱齊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而後世乃竝言桓公姑姊妹不嫁桓公當不為此禽獸行也吾寧徵信於班氏云

左傳經世鈔卷之四終